

长街灯火

秦牧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78



长街灯语

秦牧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4770



百花文艺出版社

754770

文尾图：丁富年、邓润田

长街灯语

秦牧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 7/8 插页2 字数 170,000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书号：10151·487 定价：0.60元

内 容 简 介

为广大读者所称道的散文集《艺海拾贝》和《花城》的作者秦牧，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以新的激情写了许多散文，现收其中的四十篇编为一集，取名《长街灯语》出版。这些新作题材广泛，叙事饶有情趣，思想深刻，感情奔放，语言生动，当可引起读者的共鸣。

目 次

• 第 一 辑 •

一九七九年的晨钟.....	1
北京春节.....	7
向祖国.....	13
奇迹泉.....	19
愿借骆驼千里足.....	26
暴风雨掌声记事.....	34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鼓.....	38
李时珍精神永放光辉.....	50
鬣狗的风格.....	55
蒙地卡罗一老妇.....	59
人民大会堂买茶.....	63
鲜花的河流.....	68
长街灯语.....	72
寄北方.....	79
人和稗草的战争.....	86
大象哀歌.....	92

江湖捉鳖人	97
生命在于运动	101
巨茄	105
逛东陵	109
看马戏	120
吃动物	127

• 第 二 辑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繁荣革命文学艺术	136
大家欢迎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	140
从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吸取丰富营养	144
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	154
从血泪童工到革命作家	161
—— 忆念司马文森同志	
农民作家和他的妻子	167
中国的“书龙”	173
祝贺电台举办《大众生活》新节目	179
划地为牢与广阔天地	182
太阳光下的一滴滴水珠	187
杜甫爬树和鲁迅骑马	192
我们需要传记文学	196
“红军阿姆”的生活画卷	204
—— 吴南生著《松柏长青》修订本新版前言	
《当你还是一朵花》序	209
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212

《在非洲密林中》序	222
漫谈《雏凤凌空》的传奇故事	229
散文创作谈	233
后记·····	243



一九七九年的晨钟

一九七九年的晨钟敲响了，揭开崭新的日历，“一九七九年”几个红字赫然映入眼帘。迎接这个意义深长的年份，令人抚今思昔，心头掀起了思想的浪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要迎接“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这些光辉的纪念日。“六十年一个甲子”。“己未年”三个字，相隔六十载，又出现在新年的日历中了。六十年的变迁，多么巨大！我居住在北京的日子里，傍晚时分，常常爱到天安门前华表下，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凝神谛视，极目远眺，看千万盏华灯一下子都亮起来的壮丽景色。心想：“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个广场揭开序幕的！”那两根华表，八棱形的柱体，云龙盘绕而上的浮雕，顶部石刻的“望天吼”，和六十年前“五四”运动发生时，大抵没有多少分别，但是，人间已经发生了巨变。天安门前，不再有黄包车、大板车、马车、骡车、骆驼慢吞吞地走着的那番景象了。戴瓜皮帽，穿长衫马褂的豪绅，拖

着条辫子的遗老遗少，西服煌然、满口洋腔的买办“大班”，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侵略者不见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宏伟，辽阔壮观，巍峨的大建筑物雄峙远近。节日之夜，大大小小的灯都亮了，形成一个闪闪烁烁的光海，更是气象万千。广场正中那根直耸云霄的旗杆，白天里红旗飘飘，一九四九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从这里升起的。回溯往事，三十年间，新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遭遇到许多险阻和磨难。我在那里望着东西长安大街车水马龙的景象，想起这条大街很象一条江河，历史也很象一条江河。大浪淘沙，淘出了多少金子，也淘出了多少沙砾，六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多少英雄为人民献尽红心，他们或者牺牲了，或者一直活到今天，始终在群众的心里巍然屹立。多少横遭毁谤，蒙受污垢的正直人物，时间的潮水终于又为他们昭雪了一时的冤抑，还其本来纯洁的丰采。又有多少自以为叱咤风云，睥睨不可一世的横行人物，到头来为时代的怒涛所卷没，变成垃圾一堆。更有多少奸佞巧伪之徒，自以为纵横捭阖，偷天换日，颠倒是非，无不如意，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流水又终于冲掉了他们作为历史小丑的金漆外衣，使他们原形毕露。看历史发展的趋势，个别骨灰已进了八宝山的，将来人们还得象送瘟神似的再把它搬了出来。江河挟泥沙以俱下，颜色混沌，但是到了一定地段，流水又显得澄清了。江河看似曲折，但是登高远眺，又终归可以看到它总的流向。坐在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我就常常想起这么一些事情。掀开崭新日历，看到“一九七九年”的红字，往日每次面对天安门广场静坐远眺或者漫步寻思时的那种感触，不禁又涌上了心头。

谈完见到一九七九年日历的感想，让我也来谈谈现实的事

情吧！迎接新的一年，我感到：广大群众的心情是舒畅的，气氛是热烈的。在一九七八年的日历仅仅存下薄薄一小叠的时候，我们不断听到了各方面的喜讯：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了；生产战线上捷报频传了；中美建交的公报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特别是三中全会公报，是党中央致送给全国人民一份珍贵的新年礼物。在这份公报中，“实事求是”四个字出现了很多次。实际上，它也的确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于整份公报之中。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一批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陈云同志重新担任了党中央的副主席；一些过去曾经被下过错误结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沉冤得到了昭雪，他们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受到了肯定。公报既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也告诉我们经济上仍然存在的许多困难和问题，我国目前的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就整体来说还是十分薄弱，今后要采取许多切合实际的措施，包括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适当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等等办法，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此外，决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等等，这都是十分针对实际的。三中全会公报所讲的事情，和广大群众目击身受和心头渴望的相一致，这就是它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这样做，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林彪、“四人帮”包藏祸心所疯狂鼓吹的那套宗教迷信彻底决裂的表现。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象一股清新的气流一样，一步步冲

去了“四人帮”横行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团团乌烟瘴气。一九七八年，在北京举行了许多重要的全国性大会，例如科学、财贸、教育、工人、妇女、共青团的大会，等等。在这些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不但提到了一两年来各条战线上鼓舞人心的成就，宣告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而且，还经常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提到一些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指出当前各种薄弱的环节。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有一些大会我是有幸出席或者参加旁听了的。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到这些事情，例如我国的科学技术比工业先进国家落后十五至二十年，或者前些年“四人帮”横行时什么地方出现的大冤案，造成了怎样怎样严重的牺牲的时候，我环顾邻座，有好些代表都掏出手帕来擦眼睛，或者任由泪水悄悄地一串串流下了面颊。但是，报告完毕，代表们还是容光焕发，情绪昂扬地热烈鼓掌了。为什么？不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讲的成绩，还有那种实事求是正视问题的精神，增强了人们对于克服困难，英勇迈进的信心。年来报纸上发表的新闻也是这样，在许多令人兴高采烈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还看到东一个“骨灰安放仪式”，西一个戳穿某种黑幕的新闻，有些过去的冤案，某某好同志是怎样被人活活打死的，也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了。这对于某些习惯以为报纸应该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可外扬”的人们看来，大概会以为很难理解的吧。但事实既然是这样，就应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正视它，引为惨痛的教训，设法加以防止。只有正视疾病才能医治疾病，只有承认痼疾才能割除痼疾。用纸来包火，或者采取鸵鸟政策是没有好处的。没有理由要求以无辜者的沉冤莫白，大冤案的永世难伸来维护什么人的权威，什么人也没有这样的中世纪式的权利！从上面提到的这些事情中，我们看到

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复苏。

我们的社会生活一天天正常起来了，市场上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了，人民群众的心情也一天天舒畅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为“四人帮”所蹂躏的，仿佛患了重病的社会渐渐生机勃勃，重新有了春天。迎接一九七九年，这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将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年，大家充满希望，怀着多么高兴的心情呵！

自然，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培养出来的一批吹牛人物和撒谎世家，懒汉和清淡者，在实事求是风气逐渐高涨起来的环境里，他们的日子却变得渐渐不好过了。他们曾经靠弄虚作假青云直上，搞假成绩，假产量，假案件，假报告，一切都可以得心应手制造出来，然后上下其手，从中取利，春风得意，习以为常。鲁迅曾经讽刺过这类人物道：“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受十年动荡的邪风影响，习惯于弄虚作假，隐瞒掩盖，把这当做生活哲学和混世窍门，永远提着一把青龙偃月刀到处怪声怪气、唱来唱去的人物，我们社会上是有那么一批的。近年来，这些人的时运渐渐不济了，有好些已经完全垮了下来。这真是人民的大好事，他们那一套不灵，就显得人民的事业在真正前进了。

听着一九七九年的钟声，当我们跨进新的一年，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开始新的长征的时候，让我们都进一步来发扬以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在积极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吧！
和弄虚作假带来严重危害刚好相反，这种作风象是春风，在它
吹拂之下，必然能够使祖国的大地，绽开更多的社会主义之
花，结出更多的无产阶级之果。

一九七八年底





北京春节

自己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在冰天雪地的北方过春节，不用说是充满新鲜感的。因此，就有了一个心愿，想把所见所闻描绘一番，告诉南方的读者和亲友。

由于交通工具的进步，正象有些人所形容的：“地球变小了。”从广州到北京，坐飞机只要两三个钟头，坐火车只要三十多小时。然而，距离两千多公里，河北和广东之间隔了三个省，自然景观实在是悬殊很大的。同样是春节，广州的除夕花市，在繁花似锦，香气四溢的花棚之间，游人挤呀挤呀，简直可以挤出汗来。然而在北京，除了花店里温室培育的君子兰、杜鹃、茶花、仙客来枝上标出花朵外，各户人家室内，花卉却仍然一个蕾儿也没有。大概是为了在室内添些绿意吧，我注意到北京人很喜欢种仙人掌。这种沙漠植物，既耐热，又耐寒，既敢受肥，也熬得了贫瘠，已经成为北京无数人家的植物宠儿。至于室外呢，除了苍松翠柏，所有树木还都是光秃秃的，

只有枝丫，全没叶子。这个时节，童话中所譬喻的“春姑娘”实际上还逗留在南方。这里的景色，仍然是朔风怒吼，雪花飘飘。因此，北方过节的热闹，就不寄托在花卉上，而是寄托在张灯结采，围炉夜话一类的事情上面了。

在春节之前一周，市面上就可以看出那个苗头来了。春节的气氛一天天浓厚，这首先反映在百货商店、食品店、儿童玩具摊、爆竹焰火摊上，许多商店都特别在门口搭起了年货专棚，不但挂起了大红横额，而且用红绸结起了一个个彩球，“张灯结采”。这一着是南方所没有的。许多商店挂起了大红灯笼，笼身贴着金纸，笼下飘着流苏，和横额旁边的采球互相辉映。年糕汤丸、儿童玩具、零星小食、爆竹焰火的花样可多啦。这是不奇怪的，北京作为首都，各省区都有人居住在这里，各省区的食品花样也都在这里出现，四方的能工巧匠，名手行尊都在这里竞献技艺。因此，那个市场，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各种传统年货的大陈列馆了。

春节前后北京都下雪，皑皑雪景，更增加了节日的气氛。不但一个个屋顶，一株株树木，堆着亮晶晶的雪粉，人行道上，也堆满了雪。真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但是北京居民普遍把扫雪当做自己的责任，下了大雪，就看见大人、小孩，争着在通道扫雪，扫好的雪，就堆在树根上。“雪兆丰年”。在粉碎了“四人帮”，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时候，可以感到群众的心情是舒畅的，雪也真正是“瑞雪”了，雪花飘到院子里的煤堆上，“黑白分明”；雪花飘到屋檐上的大红灯笼上，“红白分明”。那个景致，真使不会喝酒的也想喝杯酒，不写诗的也想写首诗。北京人对雪花之类很能赏识，许多商店的橱窗里，就常常以各种六角形的雪花图案作为装饰。小孩子们也往

往冒着严寒，在街头玩“打雪仗”的游戏。这种寒冷气候，使北京人的窗棂成了天然的冰箱，可派用场之处真是多了。做“肉冻”，用得着它；把一盘柿子放在玻璃窗外，要吃的时候，揭开了皮，它就成了居然出现冰晶的“柿子雪糕”。春节之前，它又是储藏节日食物的好地方。在许多人家的窗棂上，很早就可以见到用塑料袋装好的肉食的踪迹了。

这种寒冷气候，对南方人是一个大考验。出门衣服穿少了，仿佛自己变成一根冰棒；衣服穿多了，又很象一个“果蒸粽”。但是即使如此，强烈的节日气氛，仍然吸引着空前众多的行人。比平日不知要增加多少倍的公共车辆乘客，使乘务员不断喊着一句简直可以算做奇特的话：“挤呀，挤呀，请往里挤呀！”即使如此，春节前夕，我还是坐着电车到处逛，从东城到西城，从天桥到北太平庄，车窗外掠过的景观，归纳起来，可以说，使人觉得北京大得很，电车疾驰半小时，仍然是在闹市之内，见到的仍然是二百号以内的公共车辆（市区车），二百号以上的郊区车，一般还未见踪迹呢！这些年北京的大建筑物一幢接着一幢出现，旧的大建筑物相对已显得平常了。十五层的高楼一批批地出现，外国记者不是这么说么：“天安门将位于大厦的峡谷之间”。那些已经启用的大厦，华灯初上，就象是一座座发光的悬崖巨壁，望过去，有点象在粤北坪石眺望金鸡岭的模样。北京东西长安大街那十三个一簇的街灯，本来就够美丽璀璨的了，这些年来，其他许多大街又出现了碘钨灯、高压钠灯等光量特强的路灯，使入夜的北京到处闪闪发光，构成一个色彩瑰丽的光海。加上节日的大红灯笼，小孩子提着到处跑的纸灯，“喷泉焰火”“绿闪焰火”，越发使节日里声光并茂了。

节日里的肉菜市场，进去看一看也是蛮有趣的。鱼摊上，

大抵摆有两三条冻得冰硬的五六百斤的“姥鲛”之类的大海鱼。各地运来的蔬菜摆成了整齐的图案，有的还砌成个“春”字。卖菜工人的巧手把萝卜削成了各种鲜花，嵌在盆栽上，逼真非常。可见群众美术家，几乎任何角落都存在。北京的产品支援了全国各地，全国各地也都有产品运到北京。菜市场也反映了这一点。灯笼椒北京叫做“柿子椒”，有的一个真有红柿那么大，而红萝卜呢，大的简直象个小足球。“人工选择”，已经使我们的许许多多蔬果，迅速变大了。从一个南方人看来，冬季北京的菜价是奇特的。白菜、萝卜之类很便宜，但是一斤茺黄（北京叫“盖茺”）的价钱超过一斤羊肉，一斤“柿子椒”的价钱超过一斤猪肉，一斤西红柿的价钱相当于两斤鲜墨鱼。你嫌贵么？卖菜的老大姐、老大哥会说：“不贵，它是在暖气棚子里种出来的。”“不能说贵，它跑了一两千里地啦！”对！价值法则推翻不了，它是总要在广泛的范围内起作用的。

旧时代过春节时那种戒慎恐惧、充满神秘气氛的色采，在北京可以说是破除得差不多了。从前，爆竹是用来“驱邪”的，桔子、红枣之类的食物是用它的谐音来求个吉利的，“死”“衰”等等字眼不能说，碗子碟子不能打破。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江南地方年节禁忌之多，那其实也就是原来全国汉族地区的风习。但是这种旧俗现在已经基本破除了，北京可以说破除得更加彻底。爆竹因为不是用来“驱邪”，而是点来玩玩，因而也就无须疯狂般地大放特放。北京春节凌晨的爆竹声实际并不多，对联贴的也很少，这方面远远走在广州前面。节前电视台的相声，讽刺迷信思想的节目还假借一个迷信老妇之口说有什么“光棍年”“寡妇年”“绝后年”，惹得听众哈哈大笑。可见，“禁忌”什么的，也已经驱除殆尽了。倒是那些穿